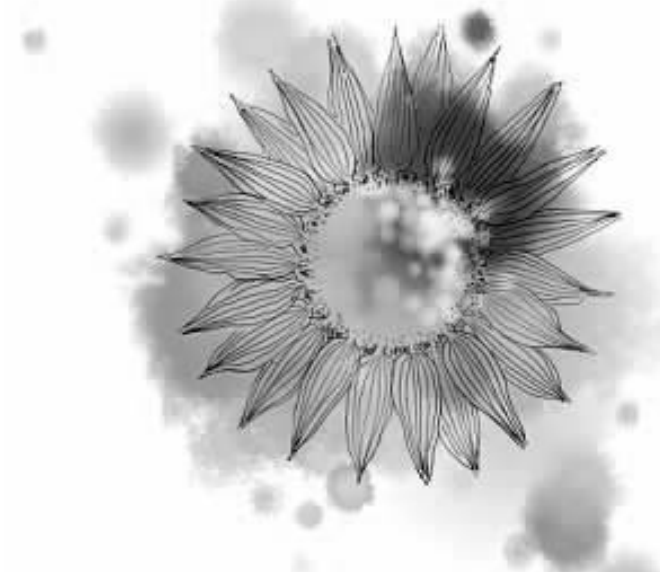


温情冬至

幸福



这是我远离家乡,在外地过的第一个冬天。工作的地方在一所农村小学,说是学校,其实严格来说只是一个教学点,一幢半旧的两层教学楼容纳了全校仅有的 20 多名学生,这里的孩子,十之八九是留守儿童。一个老旧的手敲铃系在一根水泥柱上,静默着垂在教学楼的一隅,黝黑细长的绳索在寒风中来回晃动,偶尔一阵风刮来,细绳带动铃铛发出“铛”的一声清脆的响声,吓得栖在枝头的小鸟振翅而飞。窗外墙头上不知谁家花猫蹑手蹑脚地走过,都能引起孩子们一阵低低的惊呼——每每此时,我都会以凌厉的目光勒令他们收回注意力。目之所及,就是这简陋的校园,以及整天挂着两行清涕到处吵嚷打闹的孩子。远离家乡,让我觉得这个冬天格外漫长。

这一天,是冬至。教学点管孩子们一顿午饭,平常不过是些青菜、面条之类的,今天是冬至,校长说:“不如我们也改善一下伙食,带领孩子们包顿饺子吧。”我对这个提议倒是觉得无所谓,心想,不过是顿饺子。孩子们听到这个消息却是炸开了锅,欢呼雀跃起来,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跑去洗手。冬天的水很凉,孩子们却洗得很认真,洗完手指都变成了红红的萝卜头。二十几个孩子仰着天真的小脸,用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我们,仿佛在问什么时候开始包饺子。我说,等老师把面皮儿擀好的时候,就可以包了。这时,我听到一向害羞的亚文略带紧张地小声对旁边的人说:“你会包吗?我不会啊。”“我也不会……”“我只见我妈妈包过……”孩子们窃窃私语起来。校长安慰孩

子们说:“一会儿跟着老师学就行了,不用紧张,你们肯定能行。”对包饺子,这帮孩子紧张又期待。

开始包饺子了,我边做边耐心地讲解,认真地示范,孩子们一个个屏气凝神,恐怕一个不小心把面皮儿弄掉了,就连平日里最调皮捣蛋的涛涛也是一脸紧张,只见他双眼紧紧地盯着我的手,唯恐漏掉哪一步。拿皮儿,放馅,对折,捏紧,一个步骤不落,结果包出的饺子却是个瘪肚皮,涛涛小嘴一撇,眼圈就红了。我急忙安慰他:“没事儿,这个饺子没有吃饱,肚子比较小,一会儿咱们再包个大肚子的就行啦。”果真,在我的鼓励下,涛涛包出了一个像模像样的饺子,这回才开心地笑了。“老师,你真好!”涛涛不敢看我的眼睛,对我说完这句话之后,就害羞地跑一边儿去了。我看着这个调皮小孩儿的背影,心里一暖。这时,坐我旁边的小欣给我一个样子怪异的饺子,她说:“老师,我最喜欢小兔子了,我包了一个小兔子饺子送给你。老师,我喜欢你!”其他的孩子也纷纷说:“老师,我也喜欢你!”我听着这些话,看着这个皱巴巴的被称为“兔子”的饺子,心里涌上来一种复杂的感情。

这些孩子,以前我觉得他们调皮捣蛋,不停闹腾惹事,对他们或许过于严厉,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了他们可爱、善良的一面,内心既有愧疚又有感动。他们稚嫩的童音好像一股温泉,缓缓注入我的内心,给这个寒冷的冬天带来了温暖。此时此刻我只想说:孩子们,老师谢谢你们给我带来的这个温情冬至!

(郭元元 淮阳县新站镇雷草楼小学)

我家附近的路口有个小菜市场,说是菜市场,其实是商贩们临时在路边占道经营。时间久了,越聚越热闹,不光有卖菜的,卖小百货的商贩们也大都来聚人气,俨然成了一个小集市。每天下午下班我总在这集市逛逛,捎些菜回家,很是方便。

前一阵儿,忽然心血来潮,剪了个刘海儿,回来一照,甚是难看,决定买几个卡子卡住。正好,集市的最南头有一个小摊位,一辆破旧的三轮车,两边用两根手脖儿粗的竹竿支起了一个硕大的架子,中间用铁丝网固定着,上面挂着些皮筋、卡子、袜子之类的小玩意儿。看摊儿的是位四十岁左右的大姐,瘦瘦小小很柔弱的样子。我买了几个卡子,准备离开时,车内几双鞋垫儿引起了我的注意,一看就知道是手工缝的,针脚匀而密,从周围的毛边可以看出里面碎棉布的颜色,看起来让人有一种踏实、温暖的感觉。大姐说这是她母亲早些年缝的,原本是舍不得卖的,太多了,一时半会儿用不完,两块钱一双。我二话没说便买了几双。因为这些手工鞋垫儿,我对这个摊位有了更多的关注,时不时在那儿买个卡子、皮筋,一来二去,和大姐混个脸熟。

慢慢地我发现,如果哪天我下班早,看摊儿的便不是那位大姐,而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。老人与大姐不同,她总坐在摊位旁边的马扎上,脖子上挂着大姐装钱用的布包。如果你要买什么东西,自己去挑,然后让老人看一眼,结账。有一次,我去买东西,挑好后,让老人算,老人用含混不清的发音告诉我:三块五。我给她四元,老人低头在包里扒拉了半天,竟没找出一个五角的。我便对老人说:“大娘,别找了,下次买东西一块儿算。”老人一下急了,脸涨得通红,双手摆动着,示意不要走,踉跄着去旁边的摊位换,边走边边

回头,唯恐在这期间我走了似的。我不好拂老人的美意,乖乖地等着。老人换回钱,递给我五角,这才满意地坐回马扎上。

从那以后,我便掌握了这样一个规律:如果天早的话,就是老人守摊儿,快吃晚饭时那位大姐来接班。有一天,我又一次路过那里,发现大姐和老人都在,老人依然坐在马扎上,只是脖子上的包挎在了大姐的肩上。当时,老人手里端着一碗炒凉粉,正津津有味地吃着,大姐不时帮老人擦擦掉在衣服上的饭。再去买东西时,我似无意地问那位大姐老人是谁,大姐一下就打开了话匣子。大姐说,那是她母亲,车子上的鞋垫儿就是她缝的。其实,家里兄妹挺多的,条件都比她好,都想把老人接过去住,可老人说什么都不肯,哪儿都不去,就住她家。她呢,丈夫有病,孩子上初三,大姐既要照顾家又要上班,晚上还要摆这个小摊儿。就这,日子过得紧紧巴巴。老人每月有一千七百多元的退休金,总是攒着舍不得自己用,这位智慧的老人不会直接把钱给她,而是找各种理由以不同的方式给,让她补贴家用。末了,大姐说:“我知道,我妈是放心不下我,宁可跟着我受苦……”

有一回,我回去晚了,集市基本散了,我又看见了那辆熟悉的三轮车。大姐骑着车,不大的车子里腾出来一块地方,老人坐在车内,双手交叉在袖筒里,嘴里竟叨着棒棒糖,很自在的样子。这一幕,定格在我的脑海中。母女俩的身影为这个华灯初上、秋风微凉的夜晚增添了些许的暖意。

对那位大姐而言,人到中年,还有疼她、爱她的母亲,是幸;人到中年,她还有位母亲让她疼着、爱着,是福。

(张兰花 周口六一路小学)

这就是爱

不太喜欢冬天,因为害怕寒冷,尤其是北风凛冽、阴沉沉的日子,如无特殊情况,我要么宅在家里,要么待在单位,以逃避寒风的肆虐。

今天例外,刚躲进办公室,冻僵的五官还没来得及舒展,电话铃声响起,是邻居打来的。由于平时很少联系,这个时间突然来电话,多少有些意外,来不及猜测事由,急忙接听。三言两语寒暄过后,邻居说:“你单位附近正在建设的那个商城,了解吗?”说实话,对这类投资性的项目我一点不感兴趣,第一没钱,第二没胆,关注它毫无意义。所以,给不了任何意见,我只有深表歉意。但她的积极性超乎我想象:“没事,下了班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吧?”我只好答应。

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我们,在详细了解了情况后,她有些兴奋,悄悄告诉我她的推理与论证,想必之前做了不少功课。她有种想先下手为强的冲动,得意的神情好似逮住一个重大盈利项目,此刻若不敲定,瞬间就会落空。正在她为自己的重大决策沾沾自喜之际,背后突然传来急促的嗔怪声:“你电话怎么打不通?家里人找翻天了!”我转过身,见正是邻居家男主人。我不知道该如何收场。邻居像一个犯错的孩子,脸都红了,双手不停地揉搓,斜卧在靠椅上任丈夫数落。“要不我们先回去吧,改天再来。”等丈夫说完,她如释重负,系上围巾站起来。男人又向我解释:“我打了所有能打的电话,都说没见过她。”然后又转身对着妻子说:“每天五点准时到家,你看这都几点了,饭菜都凉透

了,去哪儿你吱一声……”说着,我们朝外面走去,眼看他激动的情绪有所缓和,我问他:“你怎么找到这里的?”他轻轻叹息:“我准备沿着这条路朝涡河北找去,今天晌午我们俩来过这里,就顺便过来看看。”在这寒气笼罩的隆冬,他那不知因激动还是寒冷而颤抖的肩头,带给我些许温暖与光亮,我莞尔一笑。一直沉默的她终于露出喜色:“你看我忘了,忘了……手机没电了。”语无伦次的自责后,她示意我坐车同回,我婉言谢绝了。

驻足在灯火朦胧的十字街头,目睹他们的车疾驰而去,我相信这是这个冬天我捕捉到的最亮丽的风景。到点不回家,有人牵挂,人生还有比这更幸福的感动吗?每当夜幕降临,累了一天的我,总渴望家的温馨,也许没有红酒烛光,也很可能在孩子的啼哭和锅碗瓢盆碰撞声中将一天结束,但也只有这种日子能够使爱意绵延。为了理想与事业一直奔波在路上的你,在奋斗的历程中是否还记得为何出发,纵然距离为我们创造了思念与美丽,但年轻的容颜总是难以抵挡时空的蹂躏。漫步在街边小巷,不知何时泪水已模糊了我的双眼,今夜又注定无眠。

独行于苍茫的夜色中,我知道,只有穿过这段崎岖幽长的小巷,才能看到家里灯火的温暖,熬过这个孤独寂静的黑夜,就能盼来新的黎明。一股清新的风从身旁掠过,没有了昨日的无情,仰望家的方向,透过窗台,儿子正向我招着小手。

(曹梅芝 鹿邑县政府办公室)

